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  
第九十六回 寇員外喜待高僧 唐長老不貪富貴

色色原無色，空空亦非空。靜喧語默本來同，夢裡何勞說夢。有有用中無用，無功功裡施功。還如果熟自然紅，莫問如何修種。話表唐僧師眾，使法力阻住那布金寺僧。僧見黑風過處，不見他師徒，以為活佛臨凡，磕頭而回不題。

他師徒們西行，正是春盡夏初時節：

清和天氣爽，池沼芰荷生。  
梅逐雨餘熟，麥隨風裡成。  
草香花落處，鶯老柳枝輕。  
江燕攜雛習，山雞哺子鳴。  
斗南當日永，萬物顯光明。

說不盡那朝餐暮宿，轉潤尋波。在那平安路上，行經半月。前邊又見一城垣相近。三藏問道：「徒弟，此又是甚麼去處？」行者道：「不知，不知。」八戒笑道：「這路是你行過的，怎說不知？卻是又有些兒蹊蹊，故意推不認得，捉弄我們哩。」行者道：「這獸子全不察理。這路雖是走過幾遍，那時只在九霄空裡，駕雲而來，駕雲而去，何曾落在此地？事不關心，查他做甚？此所以不知。卻有甚蹊蹊，又捉弄你也？」

說話間，不覺已至邊前。三藏下馬，過吊橋，徑入門裡長街上，只見廊下坐著兩個老兒敘話。三藏叫：「徒弟，你們在那街心裡站住，低著頭，不要放肆。等我去那廊下，問個地方。」行者果依言立住。長老近前合掌，叫聲：「老施主，貧僧問訊了。」那二老正在那裡閑講閑論，說甚麼興衰得失，誰聖誰賢，當時的英雄事業，而今安在，誠可謂大嘆息。忽聽得道聲問訊，隨答禮道：「長老有何話說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乃遠方來拜佛祖的，適到寶方，不知是甚地名。哪裡有向善的人家，化齋一頓？」老者道：「我敝處是銅臺府。府後有一縣，叫做地靈縣。長老若要吃齋，不須募化，過此牌坊，南北街坐西向東的，有一個虎坐門樓，乃是寇員外家，他門前有個『萬僧不阻』之牌。似你這遠方僧，盡著受用。去！去！去！莫打斷我們的話頭。」三藏謝了。轉身對行者道：「此處乃銅臺府地靈縣。那二老道：『過此牌坊南北街，向東虎坐門樓，有個寇員外家，他門前有個『萬僧不阻』之牌。』教我到他家去吃齋哩。」沙僧道：「西方乃佛家之地，真個有齋僧的。此間既是府縣，不必照驗關文，我們去化些齋吃了，就好走路。」

長老與三人緩步長街，又惹得那市口裡人都驚驚恐恐，猜猜疑疑的，圍繞爭看他們相貌。長老吩咐閉口，只教：「莫放肆，莫放肆。」三人果低著頭，不敢仰視。轉過拐角，果見一條南北大街。

正行時，見一個虎坐門樓，門裡邊影壁上掛著一面大牌，書著「萬僧不阻」四字。三藏道：「西方佛地，賢者愚者，俱無詐偽。那二老說時，我猶不信，至此果如其言。」八戒村野，就要進去。行者道：「獸子且住，待有人出來，問及如何，方好進去。」沙僧道：「大哥說得有理，恐一時不分內外，惹施主煩惱。」在門口歇下馬匹、行李。

須臾間，有個蒼頭出來，提著一把秤、一隻籃兒，猛然看見，慌的丟了，倒跑進去報道：「主公，外面有四個異樣僧家來也！」那員外拄著拐，正在天井中閑走，口裡不住的念佛，一聞報道，就丟了拐，出來迎接。見他四眾，也不怕醜惡，只叫：「請進！請進！」三藏謙謙遜遜，一同都入。轉過一條巷子，員外引路，至一座房裡，說道：「此上手房宇，乃管待老爺們的佛堂、經堂、齋堂。下手的，是我弟子老小居住。」三藏稱讚不已。隨取袈裟穿了拜佛，舉步登堂觀看，但見那：

香雲飄飄，燭焰光輝。滿堂中錦簇花攢，四下裡金鋪彩綉。朱紅架高掛紫金鐘，彩漆檠對設花腔鼓。幾對旛繡成八寶，千尊佛盡餞黃金。古銅爐，古銅瓶；雕漆桌，雕漆盒。古銅爐內，常常不斷沉檀；古銅瓶中，每每蓮花現彩。雕漆桌上五雲鮮，雕漆盒中香瓣積。玻璃盞，淨水澄清；琉璃燈，香油明亮。一聲金磬，響韻虛徐。真個是紅塵不到賽珍樓，家奉佛堂欺上剎。

長老淨了手，拈了香，叩頭拜畢，卻轉回與員外行禮。員外道：「且住，請到經堂中相見。」又見那：

方臺豎櫃，玉匣金函。方臺豎櫃，堆積著無數經文；玉匣金函，收貯著許多簡札。彩漆桌上，有紙墨筆硯，都是些精精緻緻的文房；椒粉屏前，有書畫琴棋，盡是些妙妙玄玄的真趣。放一口輕玉浮金之仙磬，掛一柄披風披月之龍鬚。清氣令人神氣爽，齋心自覺道心閑。

長老到此，正欲行禮，那員外又攙住道：「請寬佛衣。」三藏脫了袈裟。才與長老見了。又請行者三人見了。又叫把馬喂了，行李安在廊下，方問起居。三藏道：「貧僧是東土大唐欽差詣寶方謁靈山見佛祖求真經者。聞知尊府敬僧，故此拜見，求一齋就行。」員外面生喜色，笑吟吟的道：「弟子賤名寇洪，字大寬，虛度六十四歲。自四歲上，許齋萬僧，才做圓滿。今已齋了二十四年，有一簿齋僧的帳目。連日無事，把齋過的僧名算一算，已齋過九千九百九十六員，止少四眾，不得圓滿。今日可的天降老師四位，圓滿萬僧之數。請留尊諱，好歹寬住月餘，待做了圓滿，弟子著轎馬送老師上山。此間到靈山只有八百里路，苦不遠也。」三藏聞言，十分歡喜，都就權且應承不題。

他那幾個大小家僮，住宅裡搬柴打水，取米麵蔬菜，整治齋供，忽驚動員外媽媽，問道：「是哪裡來的僧，這等上緊？」僮僕道：「才有四位高僧，爹爹問他起居，他說是東土大唐皇帝差來的，往靈山拜佛爺爺。到我們這裡，不知有多少路程。爹爹說是天降的，吩咐我們快整齋，供養他也。」那老嫗聽說也喜，叫丫鬟：「取衣服來我穿，我也去看看。」僮僕道：「奶奶，只一位看得，那三位看不得，形容醜得很哩。」老嫗道：「汝等不知，但形容醜陋，古怪清奇，必是天人下界。快先去報你爹爹知道。」那僮僕跑至經堂，對員外道：「奶奶來了，要拜見東土老爺哩。」三藏聽見，即起身下座。說不了，老嫗已至堂前。舉目見唐僧相貌軒昂，丰姿英偉。轉面見行者三人模樣非凡，雖知他是天人下界，卻也有幾分悚懼，朝上跪拜。三藏急急還禮道：「有勞菩薩錯敬。」老嫗問員外道：「四位師父，怎不並坐？」八戒掬著嘴道：「我三個是徒弟。」噫！他這一聲，就如深山虎嘯，那媽媽一發害怕。

正說處，又見一個家僮來報道：「兩個叔叔也來了。」三藏急轉身看時，原來是兩個少年秀才。那秀才走上經堂，對長老倒身下拜。慌得三藏急便還禮。員外上前扯住道：「這是我兩個小兒，喚名寇梁、寇棟，在書房裡讀書方回，來吃午飯，知老師下降，故來拜也。」三藏喜道：「賢哉，賢哉！正是：欲高門第須為善，要好兒孫在讀書。」二秀才啟上父親道：「這老爺是哪裡來的？」員外笑道：「來路遠哩，南瞻部洲東土大唐皇帝欽差到靈山拜佛爺爺取經的。」秀才道：「我看《事林廣記》上，蓋天下只有四大部洲。我們這裡叫做西牛賀洲，還有個東勝神洲。想南瞻部洲至此，不知走了多少年代？」三藏笑道：「貧僧在路，耽擱的日子多，行的日子少。常遭毒魔狠怪，萬苦千辛，甚虧我三個徒弟保護。共計一十四遍寒暑，方得至寶方。」秀才聞言，稱獎不盡道：「真是神僧！真是神僧！」

說未畢，又有個小的來請道：「齋筵已擺，請老爺進齋。」員外著媽媽與兒子轉宅，他卻陪四眾進齋堂吃齋。那裡鋪設的齊整，但見：

金漆桌案，黑漆交椅。前面是五色高果，俱巧匠新裝成的時樣；第二行五盤小菜；第三行五碟水果；第四行五大盤閑食。般般甜美，件件馨香。素湯米飯，蒸糕饅頭，辣辣爨爨熱騰騰，盡皆可口，真足充腸。七八個僮僕往來奔奉，四五個庖丁不住手。

你看那上湯的上湯，添飯的添飯，一往一來，真如流星趕月。這豬八戒一口一碗，就是風捲殘雲。師徒們盡受用了一頓。長老起身，對員外謝了齋，就欲走路。那員外攔住道：「老師，放心住幾日兒。常言道：『起頭容易結梢難。』只等我做過了圓滿，方

敢送程。」三藏見他心誠意懇，沒奈何住了。

早經過五七遍朝夕，那員外才請了本處應佛僧二□四員，辦做圓滿道場。眾僧們寫作有三四日，選定良辰，開啟佛事。他那裡與大唐的世情一般，卻倒也：

大揚幡，鋪設金容；齊秉燭，燒香供養。播鼓敲鏡，吹笙捻管。雲羅兒，橫笛音清，也都是尺工字樣。打一回，吹一趟，朗言齊語開經藏。先安土地，次請神將。發了文書，拜了佛像。談一部《孔雀經》，句句消災障；點一架藥師燈，焰焰輝光亮。拜水懺，解冤愆；諷《華嚴》，除誹謗。三乘法甚精勤，一二沙門皆一樣。

如此做了三晝夜，道場已畢。唐僧想著雷音，一心要去，又相辭謝。員外道：「老師辭別甚急，想是連日佛事冗忙，多致簡慢，有見怪之意？」三藏道：「深擾尊府，不知何以為報，怎敢言怪？但只當時聖君送我出關，問幾時可回，我就誤答三年可回。不期在路耽擱，今已□四年矣。取經未知有無，及回又得□二三年，豈不違背聖旨？罪何可當？望老員外讓貧僧前去，待取得經回，再造府久住些時，有何不可？」

八戒忍不住，高叫道：「師父忒也不從人願，不近人情。老員外家巨富，許下這等齋僧之願，今已圓滿，又況留得至誠，須住年把，也不妨事，只管要去怎的？放了這等現成好齋不吃，卻往人家化募。前頭有你甚老爺、老娘家哩？」長老咄的喝了一聲道：「你這夯貨，只知道好吃，更不管回向之因，正是那槽裡吃食，胃裡擦癢的畜生。汝等既要貪此嗔痴，明日等我自家去罷。」行者見師父變了臉，即揪住八戒，著頭打一頓拳，罵道：「獸子不知好歹，惹得師父連我們都怪了。」沙僧笑道：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只這等不說話還惹人嫌，且又插嘴。」那獸子氣呼呼的立在傍邊，再不敢言。員外見他師徒們生惱，只得滿面陪笑道：「老師莫焦燥，今日且少寬容。待明日我辦些旗鼓，請幾個鄰里親戚，送你們起程。」

正講處，那老嫗又出來道：「老師父，既蒙到舍，不必苦辭。今到幾日了？」三藏道：「已半月矣。」老嫗道：「這半月算我員外的功德。老身也有些針線錢兒，也願齋老師父半月。」說不了，寇棟兄弟又出來道：「四位老爺，家父齋僧二□餘年，更不曾遇著好人。今幸圓滿，四位下降，誠然是蓬萊生輝。學生年幼，不知因果，常聞得有云：『公修公得，婆修婆得，不修不得。』我家父、家母各欲獻芹者，正是各求得些因果，何必苦辭？就是愚兄弟，也省得有些束修錢兒，也指望供養老爺半月，方才送行。」三藏道：「令堂老菩薩盛情，已不敢領，怎麼又承賢昆玉厚愛？決不敢領。今朝定要起身，萬勿見罪。不然，久違欵限，罪不容誅矣。」那老嫗與二子見他執一不住，便生起惱來道：「好意留他，他這等固執要去。要去便就去了罷，只管勞叨甚麼？」母子遂抽身進去。

八戒忍不住口，又對唐僧道：「師父，不要拿過了班兒。常言道：『留得在，落得怪。』我們且住一個月兒，了了他母子的願心也罷了，只管忙怎的？」唐僧又咄了一聲，那獸子就自家把嘴打了兩下道：「啐啐啐！說道莫多話，又做聲了！」行者與沙僧款款的笑在一邊。唐僧又怪行者道：「你笑甚麼？」即捻訣，要念緊箍咒。慌得個行者跪下道：「師父，我不曾笑，我不曾笑。千萬莫念，莫念。」

員外又見他師徒們漸生煩惱，再也不敢苦留，只叫：「老師不必吵鬧，準於明早送行。」遂此出了經堂，吩咐書辦，寫了百□個簡帖兒，邀請鄰里親戚，明早奉送唐朝老師西行。一壁廂又叫庖人安排錢行的筵宴；一壁廂又叫管辦的做二□對彩旗，覓一班吹鼓手樂人，南來寺裡請一班和尚，東岳觀裡請一班道士，限明日巳時俱要整齊。眾執事領命去訖。

不多時，天又晚了。吃了晚齋，各歸寢處。但見：

幾點歸鴉過別村，樓頭鐘鼓遠相聞。  
六街三市人煙靜，萬戶千門燈火昏。  
月皎風清花弄影，銀河慘淡映星辰。  
子規啼處更深矣，天籟無聲大地鈞。

當夜三四更天氣，各管事的家僮盡皆早起，買辦各項物件。你看那辦筵席的，廚上慌忙；置彩旗的，堂前吵鬧；請僧道的，兩腳奔波；叫鼓樂的，一身急縱；送簡帖的，東走西跑；備轎馬的，上呼下應。這半夜，直嚷至天明，將巳時前後，各項俱完，也只是有錢不過。

卻表唐僧師徒們早起，又有那一班人供奉。長老吩咐收拾行李，扣備馬匹。獸子聽說要走，又努嘴胖唇，唧唧噥噥，只得將衣鉢收拾，找出高肩擔子。沙僧刷洗馬匹，套起鞍轡伺候。行者將九環杖遞在師父手裡，他將通關文牒的引袋兒掛在胸前，只是一齊要走。員外又都請至後面大廳內，那裡面又鋪設了筵宴，比齋堂中相待的更是不同。但見那：

簾幕高掛，屏圍四繞。正中間掛一幅壽山福海之圖，兩壁廂列四軸春夏秋冬之景。龍文鼎內香飄霧，鵲尾爐中瑞氣生。看盤簇彩，寶妝花色色鮮明；排桌堆金，獅仙糖齊齊擺列。階前鼓舞按宮商，堂上果饈鋪錦繡。素湯素飯甚清奇，香酒香茶多美觀。雖然是百姓之家，卻不亞王侯之宅。只聽得一片歡聲，真個也驚天動地。

長老正與員外作禮，只見家僮來報：「客俱到了。」卻是那請來的左鄰右舍、妻弟姨兄、姐夫妹丈，又有那些同道的齋公，念佛的善友，一齊都向長老禮拜。拜畢，各各敘坐。只見堂下面鼓瑟吹笙，堂上邊絃歌酒讌。這一席盛宴，八戒留心，對沙僧道：「兄弟，放懷放量吃些兒，離了寇家，再沒這好豐盛的東西了。」沙僧笑道：「二哥說哪裡話，常言道：『珍饈百味，一飽便休。』只有私房肚，哪有私房肚？」八戒道：「你也忒不濟，不濟。我這一頓盡飽吃了，就是三日也急忙不餓。」行者聽見道：「獸子，莫脹破了肚子，如今要走路哩。」

說不了，日將中矣。長老在上舉箸，念《謁齋經》。八戒慌了，拿過添飯來，一口一碗，又丟夠有五六碗，把那饅頭、饅兒、餅子、燒果，沒好沒歹的滿滿籠了兩袖，才跟師父起身。長老謝了員外，又謝了眾人，一同出門。你看那門外擺著彩旗寶蓋、鼓手樂人，又見那兩班僧道方來。員外笑道：「列位來遲，老師去急，不及奉齋，俟回來謝罷。」眾等讓出道路，擡轎的擡轎，騎馬的騎馬，步行的步行，都讓長老四眾前行。只聞得鼓樂喧天，旗幡蔽日，人煙湊集，車馬駢填，都來看寇員外送唐僧。這一場富貴，真賽過珠圍翠繞，誠不亞錦帳藏春。那一班僧，打一套佛曲；那一班道，吹一道玄音。俱送出府城之外，行至□里長亭，又設著簞食壺漿，擎杯把盞，相飲而別。那員外猶不忍捨，噙著淚道：「老師取經回來，是必到舍再住幾日，以了我寇洪之心。」三藏感之不盡，謝之無已道：「我若到靈山，得見佛祖，首表員外之大德。回時定踵門叩謝叩謝。」說說話兒，不覺的又有二三里路，長老懇切拜辭。那員外又放聲大哭而轉。這正是：

有願齋僧歸妙覺，無緣得見佛如來。

且不說寇員外送至□里長亭，同眾回家。卻說他師徒四眾，行有四五□里之地，天色將晚。長老道：「天晚了，何方借宿？」八戒挑著擔，努著嘴道：「放了現成茶飯不吃，清涼瓦屋不住，卻要走甚麼路，像搶喪撞魂的。如今天晚，倘下起雨來，卻如何？」三藏罵道：「潑孽畜，又來報怨了。常言道：『長安雖好，不是久戀之家。』待我們有緣拜了佛祖，取得真經，那時回轉大唐，奏過主公，將那御廚裡飯，憑你吃上幾年，脹死你這孽畜，教你做個飽鬼。」那獸子哈哈的暗笑，不敢復言。

行者舉目遙觀，只見大路傍有幾間房宇，急請師父道：「那裡安歇，那裡安歇。」長老至前，見是一座倒塌的牌坊，坊上有一舊匾，匾上有落顏色積塵的四個大字，乃「華光行院」。長老下了馬道：「華光菩薩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，因剿除毒火鬼王，降了職，化做五顯靈官。此間必有廟祝。」遂一齊進去，但見廊房俱倒，不見人影。欲抽身而出，不期天上黑雲蓋頂，大雨淋漓。沒奈何，卻在那破房之下，揀遮得風雨處，將身躲避。密密寂寂，不敢高聲，恐有妖邪知覺。坐的坐，站的站，苦捱了一夜未睡。嘆！真個是：

泰極還生否，樂處又逢悲。  
畢竟不知天曉向前去還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